

往事情怀

冰糕里的童年

文/刘勇

在酷热难挨的夏天,走过冷饮店门口,我抵不住冰爽的诱惑,走进了这间装饰别具一格的冰激凌休闲吧。这里真的别有洞天,冷色调的墙壁、轻柔的音乐,与外面闷热的天气、热闹的街道、嘈杂的人群恍若隔了两个世界。

我选择靠窗的座位坐下,点了一杯“贵妃醉酒”冰激凌。萨克斯曲《回家》的旋律,伴着凉爽一起流淌心间,童年时夏天那支冰糕的记忆不由得涌上心头,泪水忍不住模糊了双眼。

那年我7岁,正是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,见啥都想要的年龄。一个炎热的午后,我正睡得香甜,街上传来“一毛一根”的冰糕叫卖声。这一声叫卖,立刻将我唤醒,我突然感觉喉咙像着了火一样,急切地想吃上一口凉丝丝的冰糕!

我知道母亲不会轻易答应我的请求,便自己趿拉上鞋,嘟着小嘴出了家门。走出母亲的视线后,我赶忙拉上鞋后跟,飞也似的循着那叫卖声跑去。

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盛装冰糕的小木箱,它实在无法与现今的冰柜相比。不仅容积小,而且为了隔绝外面的热量,本就不大的空间里又填满了厚厚的棉絮。由于村子偏僻,远离市区,当卖冰糕的来到村子时,箱子里往往只剩下十几根冰糕。我明知剩下的几根冰糕最后也不会属于自己,但依然会跟着叫卖声在村子里来回奔走,直到那空无一物的箱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远去。

卖冰糕的是一位年纪不算太大的老妇人,她有着被太阳晒得发红的黝黑脸膛、沙哑的嗓音,两鬓间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白发。在无数个充满期待的热辣辣的午后,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小木箱颠簸着来又颠簸着离开。

那年夏天格外炎热,整个夏天就要在冰糕的诱惑声中过去了。我突然得了一场重感冒。母亲给我盖上厚厚的被子,说发发汗病就好了。可捂了两天,我还是高烧不退,父亲急忙去公社卫生院请大夫。迷迷糊糊中,我听见母亲唤着我的小名,问我想吃什么,我脱口而出:“冰糕”。母亲犹豫了一下,拉开抽屉,从小布包里取出两毛钱。我一下子来了精神,也许是因为对期盼了一个夏天的冰糕的渴望,也许是害怕医生打针,我蹭地从炕上跳下来,攥着两毛钱就循着叫卖声跑去。

远远地,我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卖冰糕的老妇人,她正把木箱里的棉絮往外拿。难道已经卖完了,准备收拾走了?我心里祈祷着:千万别卖光,哪怕剩一根也好啊!我气喘吁吁地把被手攥得潮湿的两毛钱递给老妇人,心提到了嗓子眼儿,生怕钱被退回来。“孩子,只剩三根了,天热,有点化了,你都拿走吧!”我感激地接过冰糕,冰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,高烧似乎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在孩子们羡慕的目光中,神气十足地离开了。我舍不得吃一口,想着回家和母亲一起分享。我时不时地把双手捧到鼻子前闻一闻,真香啊!

冰糕在炎热的天气里渐渐融化,从薄薄的纸中渗出的冰糕水,在我手掌心越聚越多,我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。就在这时,我脚下一滑,整个人连同手中的冰糕一起摔倒在泥土里。我顾不上膝盖渗出血来,爬起来就慌忙去捡冰糕。可细细的冰棍棍已经从冰糕中脱落,只剩下摊正在融化的冰糕留在泥土里。

我急忙在衣服上蹭掉手上的泥土,小心翼翼地抓住薄薄的冰糕纸,想把包在纸里的那点冰糕重新捧起来。但炎热的天气最终还是浇灭了我的希望,还没等我把纸抓起来,冰水就顺着纸的缺口流到了泥土里,我的泪水也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冰水与泪水交织在一起,将我年少时的期待和成了泥,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夏天。

但我仍没有放弃,我掏出手绢,把地上最大的一块还被冰糕纸完整包着、已经融化的冰糕收起来,飞快地朝家跑去。一进院门,我就大声喊着:“妈,快吃,快吃,已经化了!”母亲拿着针线循着声音走出来,还没等她开口,我就跑到她跟前,把已经快化没了的冰糕,喂到她嘴里。

母亲刚要推辞,我连忙说:“妈,我在路上已经吃了,这是留给您的,怎么样,甜吗?”母亲边用手抹嘴角边说:“甜!甜!”我背过身去,使劲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先生,您还需要什么?”服务员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。《回家》的旋律依旧悠扬,冰激凌的味道确实比记忆中的冰糕好得多,但那个夏天,我用高烧换来却又融化在泥土中的冰糕的香味,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……



人生絮语

茉莉花香驻心间

文/魏亮

夏日清晨,我推开窗户,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原来是窗台上两盆茉莉花开得正盛,花朵纯白如雪,花瓣精巧别致,玲珑可爱。

这两盆茉莉花的背后,藏着一段温暖的故事。4年前,我前往母亲的旧居平房,在房前遇见了正在种菜的李师傅。初次交谈,我们便发现彼此兴趣相投,相谈甚欢,此后渐渐熟络起来。李师傅年近七旬,中等身材,头发花白,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。他是附近小区的退休工人,不爱打麻将,从前常因长时间在家看电视感到浑身不适,于是便在村水渠边的空地上开垦种菜。一段时间后,李师傅笑着对我说:“种菜不仅让家里吃上了放心菜,还锻炼了身体,真是一举两得!”看着他精神矍铄的模样,我也由衷地为他高兴。

某个夏日,我在菜地偶遇李师傅,忽见菜地一隅两株茉莉花开出洁白的花苞,便好奇地问道:“怎么在菜地里种起茉莉花了?”李师傅解释道:“这是从花卉市场买的,只是家里老伴闻不得茉莉花香,一闻到就过敏,只能移栽到这儿。”两年前夏天,因城市开发,母亲的旧居被拆除,李师傅也没了种菜的地方。临别时,他问我:“那两株茉莉送你,你愿意要吗?”我欣然答应,将它们移栽到自家阳台。李师傅还细心叮嘱:“茉莉好养活,多晒太阳、勤施肥就行。”此后,我精心照料这些花草,两年来,这两盆茉莉愈发繁茂,令人爱不释手。

我与茉莉的缘分,最早并非始于种植,而是源于父亲。父亲爱喝茶,他的老家盛产茉莉花茶,且颇具名气。他总爱用大搪瓷杯,抓一把茉莉花茶,冲入滚烫的开水。刹那间,茶香与花香交织弥漫,令人陶醉。受父亲影响,我也爱上了茉莉花茶。我偏爱用玻璃杯冲泡,只为观赏杯中景致——朵朵茉莉花在水中翻滚舒展,宛如翩翩起舞的仙子。轻抿一口,唇齿留香,令人神清气爽,回味悠长。茉莉花茶堪称茶中珍品,也印证了茉莉花不仅极具观赏价值,还蕴含着宝贵的经济价值。

茉莉花历来备受文人墨客青睐,古往今来,留下了无数赞美它的诗文与歌曲。其中,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《茉莉花》最令我难忘: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……”每当旋律响起,我总会不自觉地轻声哼唱。若你在花店询问茉莉的花语,店员定会告诉你:茉莉花象征着纯洁、友爱与亲情,也寓意着清雅、高尚和坚强。这,正是茉莉花的深刻内涵。当我们遭遇挫折困境,应如茉莉花般坚强;身处纷繁复杂的环境,更要保持一颗纯洁之心。

今年年初,母亲带来噩耗——李师傅因病离世。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,令我悲痛不已。茉莉年复一年如期绽放,可赠予我茉莉的人却永远离开了……

耳畔不时回荡起《茉莉花》的旋律,岁月匆匆,我深知,那些与茉莉有关的过往已无法重现,但李师傅的情谊、茉莉花的清雅,将永远绽放在我的心间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